

七、佛法的修學次第

(一) 信解行證

前面是佛法修學的依據，以及行門綱領的介紹，現在再談佛法教學的善巧。「善巧」：是指方法非常好的、非常的巧妙，如果我們不知道，就很難學到佛法真正的東西。佛法修學可以分為四個階段，就是清涼大師在華嚴經上所講的：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。」

第一、「信」，能信就是緣成熟了。我們常常說：「佛不度無緣之人。」什麼叫緣？就是他能信。能信，表示緣成熟了；不

能相信，就是緣沒成熟。所以佛度眾生，一定是度能夠相信的這些人。佛家跟其他宗教不相同，其他宗教信了就可以得救，佛法「信」是表示可以入門。「信」了之後一定要「解」（理解）。佛法所說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因此，「解」就是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真的理解之後才修行。所以「行」是建立在「解」的基礎上。在理論沒弄清楚、方法也不懂的時候，怎麼能「行」呢？這種「行」就是「盲修瞎練」，不是真正的「行」；真正的「行」，是有理論的基礎、正確的方法。「行」最後的目的是要達到「證」，「證」才是真正得受用。什麼叫「證」呢？簡單的說，就是把自己所信、所解、所行的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統統用得著、統統融合了，這就是「證」。譬如我們講無量壽經，無量壽經裡面所說的，就是我們所想的、所行的，我們所行、所想的就是經，經跟生活融化成一致了，這是「證」，這個叫真如，佛

法可貴的地方是在此地。

所以一定要知道修行的次第——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。

「信」！第一、要相信自己。這是佛家講的「信」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信神是宗教最重要的一个條件；佛法最重要的是「信自己」，不是信外面。信自己有佛性、信自己本來成佛、信自己跟諸佛如來無二無別、信自己真如本性被染污，只要我們把染污去掉，恢復自性，就跟諸佛如來沒有兩樣。如果常常覺得：唉呀！我罪業深重！煩惱、害怕自己不能成就。這種人就注定不能成就了。為什麼不能成就呢？他不相信自己能成就，佛菩薩再大的神通、智慧、道力幫助他，也不行。佛菩薩是幫助能站得起來的人，他自己站不起來，佛菩薩對他也無可奈何。所以說第一個是信自。

第二、信他。「他」是指佛法。佛在經典跟我們講這麼多道

理、方法，我們相信依照這個理論，依照這個方法修行，自己決定能成就。所以先信「自」，後信「他」。蕩益大師又把他擴充為相信「理」（道理），相信「事」。「事」是從哪裡來？「事」從「理」上來。「理」是清淨心、是真如本性（真心），所有一切萬象都是從「理」顯現出來的。這些現象怎麼會顯現出來呢？這裡有因有果，而且因果是連續的、循環的。前面一個因結了果，果又是因，因又結果，如此循環、重重無盡的。這些事實我們都要能夠明瞭、能夠相信。從這裡建立信心，然後求「解」——求一切通達明瞭——，這樣子自己修行才沒有疑惑，才會有快樂，才沒有障礙。

學佛最重要的是親近一位老師，接受老師的教導，依照老師講的方法來修學，這是古今不變的正途。在中國古代，佛門教學，首先是五年學戒。這個「戒」不是三藏裡面的律藏，而是遵

守老師的教誡，就是要遵守老師的規矩。這個學生將來是成功、是失敗，老師要負完全的責任，這就是師道。現在，實在說已經看不到了！為什麼呢？老師不負責任，學生也不認真學習，師道真的沒落了，這是時代的悲劇！學生對老師沒有尊敬心，老師對學生也沒有真正的照顧，也沒有真正成就他的理想與願望。五年學戒，是中國人所講的「師承」。學的是什麼戒呢？簡單的說就是培養戒、定、慧三學的基礎。這是老師的責任，老師沒有別的東西教給你。像禪宗拜師一樣，這五年中老師叫學生幹什麼？分配一個工作，叫他老老實實去做——這個簡單的修行方法，絕對不能改，天天照做。所以學生就覺得枯燥無味，感覺在道場做了五年工，什麼都沒學到。其實他學到的東西太多了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學到什麼東西呢？煩惱少了：叫他這個不准看，那個不准聽，限制很多，如果統統都能遵守，這五年下來，便是福慧雙

修。「福」是什麼？天天都在寺院裡面做工，這是修布施！因為出家了，身上沒有錢布施，天天做工，用勞力修布施波羅蜜、修供養。每天這個不能聽、那個不能看，六根都給堵起來，收攝起來，心得定、心得清淨，這是「慧」。所以老師是在教你修福、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他教得一點痕跡都沒有。

這種教法，在教下也是一樣的。就以法華宗而言，一旦到天台宗道場去修行，拜師之後，老師也是將常住工作分一樣給你，或是叫你掃地、或是叫你挑水、或是叫你去廚房打雜，然後叫你背經。天台宗是以法華經為主，老師便把法華經給學生去念，念五年，念到會背。工作的時候，經就放下來；沒有工作的時候趕快讀經，其他什麼都不管，專門打雜。這樣做五年，是真正的修學，絕對不是說把初來的人，當做傭人看待啊！不曉得這は真正定、慧等學，是奠定修學的基礎。五年下來，學生福慧都有了，

再讓他參加講堂聽經，聽個一年、二年，他開悟了，明心見性了。

我們今天看高僧傳，便可看到古人這種教學方法，能讓學生在寺內沒多久，就證果、開悟了。而現在人，在一個道場，住上三、五十年，或住一輩子都不開悟。就是去讀經，把三藏十二部統統都念了，還是不開悟；頂多只是得到一些佛學常識——看得多、記得多——對於斷煩惱、開智慧，是一點幫助都沒有。所以親近老師，老師指出一條路給你走，在剛剛走的時候，一定感覺枯燥無味，但是這個階段過去之後，那種歡喜是不可思議的，那是真正得到了東西的喜悅！

今天我們修學，犯了嚴重的錯誤，一開頭就想「廣學多聞」。而古德是從「斷煩惱」學起，是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；煩惱統統斷了，就是定、慧完成了，然後再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

這是一條正路，不能越級。現在人修學所犯的過失，就是不先斷煩惱，就開始廣學，還希望學得愈多愈好。清涼大師說這種修學的方法叫「有解無行」，只在解的層面下功夫，對自己真正的功夫疏忽了；不去斷煩惱，不去修清淨心，其結果是增長邪見。他所知道的都是邪知邪見，不是正知正見。這個話說得非常有道理啊！

(二) 戒定慧齊修

那麼學佛從哪裡學起呢？就是從念一部經下手。要不要懂意思呢？不要懂！因為煩惱未斷、福慧不具足，所理解的都是邪知邪見，都是錯誤的。那麼為什麼要老念這一部經？諸位要曉得，念經跟禪宗參究修禪定沒有兩樣；跟密宗三密加持沒有兩樣，只是方法手段不同而已。念經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學一次完成。諸位

要曉得，戒律就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我們讀經的時候，心裡面不會亂想，當然「諸惡」就「不作」了。經典是佛從真如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言語文字，沒有比這個更善的，因此，讀經就是「眾善奉行」。所以說念經的時候，戒律圓滿了，不要一條一條修了。念經的時候要專心，專心就是修定。念的時候，從頭到尾沒有念錯、沒有念漏掉、念得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這就是慧——修慧。所以念經是「戒、定、慧」三學齊修。如果我邊念邊研究，那就把佛經當作世間書，戒、定、慧三學都沒有了，這個不叫修行。所以讀經是修行的基礎、是修行的根本，大家千萬不要輕視。修行入門，如果是選用經典，就從這裡下手。如果一天念一個鐘頭，你就修一個鐘頭；念兩個鐘點是修兩個鐘點，當然修的時間是愈長愈好。

我在台灣以及達拉斯的道場，有不少同修，無量壽經一天念

十遍。他們大概已經念了兩千遍以上，因此，經文很熟，念一遍大概只要半個小時到四十五分。一天念十遍，差不多有五、六個小時在修戒、定、慧。每天有這麼長的時間修行，修上幾年，心自然就定了。心定以後，再去看經，眼睛都放光了。為什麼呢？一看，意思就全部明瞭、全部懂得。佛經——是佛從清淨心流露出來的，我們自己的心清淨，自然跟佛相應，那怎麼會看不懂呢！今天我們看不懂佛經，就是佛心是清淨的，我心是散亂的：散亂心跟清淨心不相應，不能起共鳴，所以佛講的我們聽不懂，道理就在此。所以真正要能懂得親近一位善知識、一位好老師，就要相信他不會騙你，他教給你的方法，一定不會錯的。

老老實實選一部經：修淨土的選無量壽經；修天台的選法華經；修華嚴的就選華嚴經。你修哪一宗、那一派，就修你本宗主修的經典，一門深入。先把本宗的經典老老實實念五年；換一句

話說，在五年當中一定要把煩惱捨掉，恢復清淨心，這是學佛的起步。實在講五年修得清淨心，在從前是可以，現在不行了。因為從前的人，心地染污少、染污的程度也輕，五年清洗就差不多可以洗乾淨了。現在的人染污太嚴重了，況且從前的人十幾歲才受到染污，才會有是非、人我，才有貪、瞋、癡、慢。現在的小孩兩三歲就有貪、瞋、癡、慢，他從那裡學來的？從電視上學來。家裡天天在看電視，他不得不受污染，天真活潑的童年沒有了，所以現在的人真的不幸福啊！像我，生長在農村，到十三、四歲才懂事；所以我的童年時間很長。童年不懂事，是真快樂！世間什麼苦樂我們都不知道，整天就曉得玩耍。懂事，就不快樂了！為什麼呢？會看人臉色，這就難過了，所以說這個時代的人比不上前人，人不能做了，太苦了。修學到自己心地清淨了、智慧開了，就可以參學，就什麼都可以看、可以聽、可以接觸，因

為自己已經有定，不會被外在環境所轉。自己有了主宰，見得愈多、聽得愈多，愈能增長智慧、增長定力。定、慧，是怎樣增長的？不為外境所動，這是增長定力；樣樣清楚明瞭是增長智慧，所以那個時候參學，定、慧更能往上提升。這是古人教學的方法——先修戒、定、慧，先修根本智，然後再參學，成就圓滿的後得智，就是無所不知。佛在般若經上說：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。」所以先修「無知」，五年學戒，就是什麼都不知道，然後再接觸社會的時候，什麼都知道——「無所不知」。真正修行是用這樣的次第、方法，來達到目的的。

古大德不僅僅是遵守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的這些規矩，更以儒家的基礎，作為修學的基本，這是因為中國佛教把小乘捨棄了，以儒家來代替小乘，特別是以孔老夫子的德行，作為我們入佛門的根基，就是論語上講的夫子五德——溫厚、善良、恭慎、

節儉、忍讓，即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。在這上面再建設的，就是三福、六和、三學、六度、十大願王，而達到真正究竟圓滿。這樣的架構，在整個大乘佛法，無論哪一宗、哪一個法門，宗門、教下、顯教、密教，都不能離開這個基礎，違背這個原則。換一句話說，按這個架構，次第修學，無論修學哪一宗、哪一派，沒有不成就的。由此，我們可以說：從五德、六和上打基礎，是中國大乘佛法的特色。

除此之外，佛法在教學上還有一個非常進步的作法，一直到近代才被人想到——進修教育。佛當年在世，他的聲聞弟子，要留在佛身邊，還沒畢業，還不能獨立，不能離開佛的教導。已經成就的菩薩弟子，不常跟佛在一起——菩薩要幫助佛教化一方，代佛弘法，到各地方建道場、講經說法、推廣佛教——但是每一年有一定的時間，又回到佛的面前來。這好像學校放暑假一樣，

學生放假了，老師沒放假，老師還要進修——回到佛陀面前，接受再教育，這三個月叫「結夏安居」。結夏安居就是把在四方從事教化的學生，統統召集回來，聽佛講經說法，使他們自己定慧、德學更增長。而且還在一起研究討論教學上的各種情況和難題，以及解決的方法，作為彼此的參考、改進。這種教育方法，在我們中國歷代是很少見的；這種暑期進修教育，是非常值得稱讚的。結夏安居，在台灣還有少數地方有這個形式，但已經沒有這種精神了。但與這個類似的，像寺院，或是居士團體，舉辦夏令營、冬令營、佛學講座、打佛七、打禪七，也類似進修教育，是值得普遍提倡的。在我們現在這個世間，確實是非常少見，說出來，也不可能被人接受。實在說，佛陀的進修教學法是非常殊勝、非常有效果的；但現在的人觀念不一樣，總是一開始學，便要學得愈多愈好。殊不知，這種方法真的有它的長處：幾千年來

用這種方法，不知道成就了多少人；反觀現在新的教學方法，充其量只能幫助一個人得幾個佛學博士學位，得一點名聞利養，實在講，要斷煩惱、了生死、出三界，恐怕很難。成果一個是有限；一個是無限。這是我們應當要深深反省的。